



相信文字的力量

□ 张先坤

四年前，女儿读小学四年级时，她的班主任听说我是 写材料的，误认为 写材料的人作文都写得好，坚持邀请我去女儿班上作一个写作经验分享。

我怕误人子弟，再三推脱，但最后还是盛情难却、师命难违，只好硬着头皮去了。记得当时，我没敢跟同学们探讨具体怎么写作的专业知识，而是从帮助同学们树立写作信心的角度，以 写作改变命运 为题，重点从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、积累比天赋更重要、方法比勤奋更重要、行动比想法更重要 四个方面，结合自身写作成长经历进行的探讨交流。

正是从那次起，我萌发了 等哪天不搞材料啦，要好好写一个 写作改变命运 的系列，梳理回顾一下这些年的文字工作经历的想法。因为，我觉得在近十七年来的文字写作道路上，有太多让自己感动的人和事值得去回忆和怀念，回忆过往的过程也是一个回望初心的过程，梳理思绪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温友情的过程，从事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奋斗的过程。我希望，把这些难忘的回忆用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，在温暖自己的同时也能照亮他人，尤其希望现在各方面条件跟我当初差不多的偏远落后地区的年轻人，能从我身上找到奋斗的信心和希望，看到社会的善良与美好。

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，一说到体制内某个人成长进步了，不管职务高低、权力大小、年龄长短，往往就会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 某某背后是不是有关系，而对别人的业务能力、工作实绩、道德品行、拼搏进取等优点却选择性失明，好像这个社会到处都被所谓的 关系 笼罩着，没有 关系 寸步难行。这种不良社会风气，如果不加以引导和纠正，既对一些年轻人尤其是正处于 三观塑造阶段的年轻人造成了严重误导，也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乃至整个干部队伍的良好形象。我希望，能够用自己的真实成长经历，帮助一些人纠正这种偏见，不能一叶障目不识泰山，不能把少数个案问题当成整个社会问题，尽可能地向社会传递出更多的正能量。我相信，偏见因了解而改变，一个心里阳光的人，只要知道了足够的真相，思想上就会少一些偏见，眼里就不会有黑暗，他所见到的就一定是光明。

我的老家在国家级贫困县桑植的偏远农村，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尤其是母亲还是一位体弱多病的文盲，至今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。家中一没有所谓的 关系 ，二没所谓的 背景 ，属于典型的草根一族，用我老爸的话说，他除了认得自家地里那几坨岩头，只认识几位经常下村的包村干部，但包村干部还不一定认得他。当初大学毕业时，全家人最大的希望就是我能够考上老师或考上公务员，端上公家的铁饭碗，不用像父辈那样日晒雨淋，不管天晴下雨每个月月底了都有那么一份固定工资可以领，根本就没指望还能调到桑植

县城工作，更没有奢望还能调到省会城市的全国五强县工作，并且成长为一名正科职干部。我一直认为，文字工作虽然辛苦，但却是我们眺望远方的路，如果当初不是写材料，现在可能还在老家乡镇工作，说不定还是一个科员，不可能有机会调到长沙来工作，能够走到今天，完全是靠组织和领导的关心，完全得益于写材料。

记得去年底的一天晚上，县接待办的周游看见我后告诉我，说他看了我写的一篇叫《回老家》的拙作，并把这个文章分享给了在北京打拼比较成功的几位同学，大家虽然年纪比我小蛮多，不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，但看了那篇文章后都很有感触，从中感受到了一种奋斗向上的力量，他们觉得原来文字真的是有力量的。周游和他同学的认同，让我深受感动，也倍受鼓舞，我不敢奢望我的文字是有力量的，但我非常认同周游所说的 文字是有力量的 这个理，因为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深有同感。

实话实说，我对自己的文字能否感染他人、能否得到他人认同，是缺乏自信的，我内心更向往那些文笔优美的高大上文章。以往，虽然也有朋友或网友添加我微信后告诉我，说非常喜欢我这种朴实真诚、土味十足、不矫揉造作的文风，但我更多的理解是大家对我真诚的鼓励和善意的谎言，不想打消一个文学爱好者的积极性。直到有一天，看到同为湘西老乡的中新社原记者、十八洞村宣传策划顾问、新华网十大名博刘明，在《自媒体写作：短句！多聊生活少编故事》一文中写道的 有人喜欢读作者优美的文笔，可大多数人想读的却是现实生活 这两句话后，联想到最近与几位朋友在一起时，他们竟然还能记得我两年前写的《父亲送我上大学》一文中的某些细节，瞬间有一种醍醐灌顶、茅塞顿开、豁然开朗之感，写作的信心才稍微增强了一丢丢。

近日，看到刘明老乡在朋友圈里转发的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毛泽东文学院管理处副主任、省散文学会副会长谢宗玉的一段讲课： 作为作家的你，不一定能让权威和专家满意，一辈子也许上不了大刊名刊，但十四亿人口的大国里，总有一部分人被你文字所打动，从而成为你忠实 粉丝 。看了之后，令我这种菜鸟级的文学爱好者倍受鼓舞、手直痒痒。

前几天，当我把想写一个《写作改变命运》系列的想法告诉《张家界日报》的郭红艳编辑老师，想征求她的指导意见时，她建议我尽快付诸行动，给予了我极大的鞭策和鼓励。

我经常想，一个人的地位可以卑微，但灵魂必须高贵。在生活中，我们每一个人在受别人影响的同时，也在影响着别人，一个人哪怕卑微如一粒尘埃，也应发出应有的光和热，向社会传递出应有的正能量。

我希望自己就是那颗发光的尘埃。

书院赏雨

□ 龚琬珺

这是一个伴随着蝉鸣的夏天，热风仿佛捎走了一切烦恼。林荫古道上，我们缓缓走向那散着书木香的千年学府——岳麓书院。

走进大门，书院里面是古老的墙、茂盛的树。此时，蝉都已收敛了声音，不再聒噪，像是怕扰了这一方宁静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天空飘起了雨，我们踏上青砖，在屋檐下躲雨。

雨渐渐大了起来，顺着屋檐上的瓦滴落下来，嗒，嗒嗒，仿佛在诉说着什么。在我们旁边，是一扇古老的木门，锁已生锈，不知道它已经在这里安静地守了多少年，不知道门的那头锁住了多少尘封的记忆。

雨中，书院里的书香，随着草叶的清香，古木的幽香，一齐飘散在空气中。淡淡的雨雾翩然升起，不远处的青瓦白墙依稀可见。萦绕在耳旁的，似乎还有那多年前的琅琅书声。

在书院赏雨。这是一场多么美妙的情境。

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

加入中国作协湖南分会，立波老师为我高兴，写信向我祝贺和勉励，要我努力读好 两本书 ，写出精品。最后一次会面是在 文革 初期，他被打成反动人物。1967年8月23日，慈利文化战线的造反派，将他从益阳老家揪来，通知全县业余作者都来参加 批斗文艺黑线骨干分子周立波大会。 我俩久别重逢，心情激动，见面即向他打招呼，他用手作暗示免了。这次由于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讲了一点仁慈，只是走了一个过场，晚上他将看守周立波的任务交给我和另一个农民作者完成。真是天赐良机，我有幸与立波老师交谈到深夜。他告诉我，他的《山乡巨变》这部长篇小说，因写的家乡变化，里面几个人物原型经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挑唆，说他丑化革命群众，侮辱贫下中农。临睡前，我向他透露打算写一篇纪实文稿《益阳三周》（即周杨、周立波、周谷城），结果泡汤。他淡淡一笑。次晨我俩握手含泪而别，我轻声念道： 相见时难别亦难。 孰料这次竟成师生永诀，漫长的岁月中我们既未通信更没相会，恩师于1979年仙逝，不由潜然泪下。1984年我调政协做文史工作，第一篇史稿就是迟到的《益阳三周》，分别在《文史天地》和《人物》杂志发表后，被多家报刊转载。可惜 三周 都作古了。如果在天有灵，他们应感到欣慰。

转眼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一直坚持认真读好 两本书 。我虽然没有能像他那样写出《暴风骤雨》、《山乡巨变》一类惊世之作，但我做到了生活不贫乏。我的作品中生活还是厚实的。因为我牢记了他的话，发奋去读那本 永远读不完的书 ，像蜜蜂采花蜜一样，置身于生活中。无论正反人物，社会的三教九流，我都乐意去接触他们。所以我写什么都能凑合一点，而且大都懂行。要说这是秘诀，那就是全靠立波老师的谆谆教诲。每每回忆，他的一言一行，便立即浮现在脑海里。



谢谢，不用了。阿里那边更需要，你还是带给他们吧！ 我坚持没有收下。

但当我看着这一双双精致漂亮的鞋垫时，心中百感交集，思绪万千。千里送鞋垫，身暖心更暖；夫妻心相连，携手固高原。

这哪里仅仅是一双普通鞋垫，分明是大美军嫂用一颗呵护关爱的心和勤劳灵巧的手，为常年以寂寞为伍、风雪为伴的高原将士编织的 暖心垫 平安符。

作为母亲，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拥有更多父爱，作为妻子，谁希望能与丈夫共享天伦之乐。然而，为了丈夫能毫不分心的守卫藏北高原，她默默承受着无尽的分别之痛，忍受着漫长的思念之苦，承担着赡养老人和照顾孩子的义务，即使今天与爱人近在咫尺，无法相见也毫无怨言。

在军警部队，妻子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军嫂，她们是一群不穿军装的特殊 军人 。虽然她们没有拿着枪在前方冲锋陷阵，但是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担起后方所有重荷，构筑起一道坚强后盾，一样为守护国家安宁自立自强、吃苦奉献，这是军嫂独有的无疆大爱，这种爱，源自双方执着的坚定的初心 你守着国家我守着你。

伪马虎啊。

为了让我提高写作水平，次年，由立波老师提名让我到湖南文艺学院深造。在课余时间，立波老师专门抽时间对我又谈了读好 两本书 的问题，谈了写作技巧，谈了如何抓住细节刻画人物，对我启发极大。他特地强调，关在门内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，更当不好作家。他的话，使我茅塞顿开，豁然开朗，真是 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当时周立波挂职在老家益阳桃花源。有一次节假日，他约我乘车到他老家的村子里去采访，就像父亲带着孩子一样，一路上我俩无所不谈，他格外亲切。当走到一群人围着的地方，他突然要我横穿过去，只见两个女人正在吵架，我们凑了个热闹，他看得聚精会神，直到两个女人吵完后，我们才离开。他对我说，我一生最喜欢看人家吵架，因为人一发怒争吵，各种姿态都显现出来，尤其妇女，有的双手插腰，有的吵一句拍一巴掌大腿，有的干脆搬个砧板，拿把菜刀，骂一声，剁一刀，似乎这样才解恨。这时我才明白难怪他看吵架那么认真！他又问我读过《红旗谱》吗？我摇摇头。他说： 我给你送一本你好好领会，那里面人物形象刻画得十分逼真，特别杀年猪那一节，非常有趣。 回来后，他真的给我送了一本《红旗谱》，并署上他的大名。我接过书道谢，只觉这本书它沉沉压手，如同珍宝。

他还告诉我对生活，除了细心外，还要多思多比较，以便悟出其中的道理。他再三叮嘱我平时身上带上一个小本子和笔，及时做好笔记。这个本本就是档案，需要时就去选用（这个良习，我一直保持到现在）。他说： 这叫做长期积累，偶然得之。 他反复告诫我： 生活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，希望你从生活中提炼出真金！

一九六零年，我由刘勇和柯蓝介绍

生中的一大幸事，算是我的福份吧。他身体瘦高，一副和善面孔，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，但目光炯炯有神。大会代表共103人，分4个小组讨论周立波的报告，我被编入文学第四组，组长是柯蓝，副组长刘勇，二位均是我喜爱的作家（我名字由周保林变成柯云，也是因此而来）。我们这个组很特别，多是农民和湘西少数民族代表。也许正是这个原因，立波老师亲自指导这个组讨论，会上他着重讲，一个作者、作家必须读好 两本书 的重要意义。一本是文字书，可通过精读、粗读的办法去领会其深意；另一本是生活书，也就是无字书。也许立波老师见我同姓，恰好这次会上我又是姓氏唯一的一个农村少年作者，他对我特好。休息时，将我叫到一间小屋内，给我开了个 特餐 ，主要是讲深入生活的问题。他语重心长地说，生活是丰富多彩的，观察生活要细心，要独具慧眼。还给我举了很多例子。有一次他在馆子与几个乡下人同桌坐着吃饭，唯一一胖一瘦两个汉子是蹲在椅子上吃饭的。周立波略带微笑指着胖子说： 你是篾匠师傅。 又指着瘦子说： 你是船工师傅。 两人同时一惊，异口同声说： 我们素不相识，难道你是神仙？ 周立波笑着说： 这个道理很简单，篾匠和船工都是爱蹲的人，久而久之，成了习惯，所不同的是，篾匠的右手上有茧疤，一目了然嘛。 一句话把大家说得哑然失笑。

周立波告诉我，观察生活首先要扎扎实实地深入进去，古人云： 欲要取之，必先与之。 用农村朴素的话讲，牵牛下水，六脚齐浸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获得第一手材料。他问我： 你平常是这样观察生活的吗？ 我说： 我本身就处在沸腾的生活中，用不着这样吧！ 他说： 那好，你能将左右周围的人逐一描绘出来吗？ 我摇摇头。他用手推眼镜架说： 深入生活是一门极深的学问，必须扎扎实实，来不得半点虚



云漫秋山 汤青 摄

情暖高原

□ 王章勇

劣。从南疆重镇喀什叶城零公里出发，还要再坐三天三夜汽车才到阿里狮泉河。新疆喀什有多远？原解放军报总编辑、报社社长孙小青在《高原长歌》中写道：摊开中国地图，以武汉为圆心，以一千公里作半径画一个圆，上下左右的北京、广州、西安、上海，基本都在其中；而以乌鲁木齐为圆心，同样以一千公里画一个圆，位于祖国版图最西端的新疆喀什则不在其内。

我又想起，军校刚毕业报到那会儿，干部科科长就对我说：你能分到阿克苏，真是掉进福窝子了。要是分到阿里，你就只能在 生命禁区 服役了。阿里，地处藏北高原，平均海拔4500米，大雪封山期长达九个多月，地表一米以下均为永冻层，空气中的含氧量还不到平原的一半，紫外线强度是平原的五倍。在那里，人躺着就相当于在平原负重三十公斤行走。

于是，我开始替母女俩担心起来。现在边防连大雪封山了吧！我说。

没关系。前些日子，孩子他爸在

电话中说山上冷，这不，我这次来就是给连队战士送些温暖。如果大雪封山，我就把带给战士的六十六双鞋垫和六种家乡特产交给叶城留守处，再在山下等一段时间，他还下不了山，我们就回家。 她说。

怎么数中都带有六呀？ 我想问个究竟。

她急切地回答： 六是个吉利的数字，六六大顺，在老家六代表和谐、吉利、长寿。 边说边拿出几双鞋垫给我看，上面都绣着一个大写的 陆 陆大顺。

我拿着仔细看了看，比普通的鞋垫要厚实得多，加了好几层绒布，摸在手上感觉就很暖和。

我说： 这个 陆 字绣得太好了，它不仅代表陆地、疆土、责任，还和我们南疆军区 艰苦奋斗，卫国戍边 喀喇昆仑 精神一脉相承啊！

见我说得很好也很喜欢这鞋垫，便微笑着问我： 你要吗？ 我也送给你两双。

今年的秋天格外的阴冷。晚上，我准备添些衣裳，当打开衣柜时，角落处一套褪色军衣跳入眼帘，这让我不禁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件暖心故事。

那一年，天气也很异常，十一月的乌鲁木齐大雪纷飞，寒气袭人。我从老家探亲归队途经乌鲁木齐火车站中转，突然，坐在我对面一个约两岁的小女孩亲切地叫我 爸爸。

此时，身着军装的我感到既懵懂又惊讶！

解放军同志，对不起，小孩子不懂事。 年轻的妈妈急忙用浓浓的湖北口音解释道。

没关系。 我涨红了脸回答。

碰巧，母女俩和我坐上了去南疆的同一车厢。

你们是从南方来的吧！这是要到哪里去？ 我好奇地问孩子母亲。

武汉，去阿里高原。她爸爸是边防连长，快一年没探亲了。

原来她是军嫂，刚才心存的迷惑与不解，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，反倒顿生亲切、敬佩之意。因为我很清楚她们长途跋涉的劳顿，以及接下来即将面临的艰辛。

新兵入伍时，我们仅从张家界到北疆塔城，就坐了六天六夜的绿皮火车。而去阿里，不仅路途遥远，而且环境恶